

一位由香港來之音樂家黃滔先生。在過去兩星期當中，本社有好多社員前來到過本社。聽說他講解樂理以及歌唱。黃教師對每個曲種都講得非常明白。更對每一個朋友都講得非常清楚的地方。都分別予以解釋。

本社各社員都是要時間做工謀生者。所以黃教師得知其中情形。現將上課時

間表編妥當。準於三月六日星期一分別上夜組上課。同時商界有對於粵劇曲藝具熱誠愛好者。希望藉到本社報名學習。因為本埠自音樂歌舞劇社以來。本

振華聲樂藝術研究社是第一次破天荒請了一位音樂歌舞教師到海外來教授曲藝。

幸勿失此良機。本社當盡棉力為諸君服

務。

（未完）

「香港不是容易找事做的地方！」

「聽說姓鄧的校長任用他的妻子！」

「那麼老曾現在怎麼樣？」

「失了業，他也想說來香港！」

「為什麼把他辭去？」

「他的女婿家境很好嗎？」

「老曾現在生活不是很苦？」

「很好，幸好他的女婿還時有幫助」

「他的女婿家境很好嗎？」

「老曾現在生活不是很苦？」

「很好，他的女婿是留學學生，前

年回家結婚，父親是富商。」

「那很好。」老何邊說邊和老江賤着

身來。

「你是幾時到香港來的？」老何說着伸出手和老江的手緊握着。

「前天。」老江說：「前天我到香港來，老何，沒有見面已經有幾年了。自從和你「南北一興隆」飯店別後，你還記得？」

「還不是和以前一樣，」老何說：「你這次出來打算怎樣呢？」

「若有適合我工作的，還請你介紹，老何。」

「這裏若有工作，我不打算回台灣去了。」

「只有你自己出來，老江？」老何問

「新任校長把他辭去了。」

「老曾呢？」

「老曾已離開了。」

「爲了什麼？」

「新任校長把他辭去了。」

「校長是什麼的？」

「姓鄧。」

渡海輪靠近了碼頭，人潮洶湧的涌上了岸。

「老江！老江！」

「老江！老江！」

渡海輪靠近了碼頭，人潮洶湧的涌上了岸。

（未完）

黃教師講解樂理以及歌唱。黃教師對每個曲種都講得非常明白。更對每一個朋友都講得非常清楚的地方。都分別予以解釋。

本社各社員都是要時間做工謀生者。所

以黃教師得知其中情形。現將上課時

間表編妥當。準於三月六日星期一分

別上夜組上課。同時商界有對於粵劇曲

藝具熱誠愛好者。希望藉到本社報名學

習。因為本埠自音樂歌舞劇社以來。本

振華聲樂藝術研究社是第一次破天荒請了

一位音樂歌舞教師到海外來教授曲藝。

幸勿失此良機。本社當盡棉力為諸君服

務。

（未完）

「香港不是容易找事做的地方！」

「聽說姓鄧的校長任用他的妻子！」

「那麼老曾現在怎麼樣？」

「失了業，他也想說來香港！」

「為什麼把他辭去？」

「他的女婿家境很好嗎？」

「老曾現在生活不是很苦？」

「很好，幸好他的女婿還時有幫助」

「他的女婿家境很好嗎？」

「老曾現在生活不是很苦？」

「很好，他的女婿是留學學生，前

年回家結婚，父親是富商。」

「那很好。」老何邊說邊和老江賤着

身來。

「你是幾時到香港來的？」老何說着伸出手和老江的手緊握着。

「前天。」老江說：「前天我到香港來，老何，沒有見面已經有幾年了。自從和你「南北一興隆」飯店別後，你還記得？」

「還不是和以前一樣，」老何說：「你這次出來打算怎樣呢？」

「若有適合我工作的，還請你介紹，老何。」

「這裏若有工作，我不打算回台灣去了。」

「只有你自己出來，老江？」老何問

「新任校長把他辭去了。」

「老曾呢？」

「老曾已離開了。」

「爲了什麼？」

「新任校長把他辭去了。」

「校長是什麼的？」

「姓鄧。」

本社於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接了一位由香港來之音樂家黃滔先生。在過去兩星期當中，本社有好多社員前來到過本社。聽說他講解樂理以及歌唱。黃教師對每個曲種都講得非常明白。更對每一個朋友都講得非常清楚的地方。都分別予以解釋。

本社各社員都是要時間做工謀生者。所以黃教師得知其中情形。現將上課時

間表編妥當。準於三月六日星期一分

別上夜組上課。同時商界有對於粵劇曲

藝具熱誠愛好者。希望藉到本社報名學

習。因為本埠自音樂歌舞劇社以來。本

振華聲樂藝術研究社是第一次破天荒請了

一位音樂歌舞教師到海外來教授曲藝。

幸勿失此良機。本社當盡棉力為諸君服

務。

（未完）

「香港不是容易找事做的地方！」

「聽說姓鄧的校長任用他的妻子！」

「那麼老曾現在怎麼樣？」

「失了業，他也想說來香港！」

「為什麼把他辭去？」

「他的女婿家境很好嗎？」

「老曾現在生活不是很苦？」

「很好，幸好他的女婿還時有幫助」

「他的女婿家境很好嗎？」

「老曾現在生活不是很苦？」

「很好，他的女婿是留學學生，前

年回家結婚，父親是富商。」

「那很好。」老何邊說邊和老江賤着

身來。

「你是幾時到香港來的？」老何說着伸出手和老江的手緊握着。

「前天。」老江說：「前天我到香港來，老何，沒有見面已經有幾年了。自從和你「南北一興隆」飯店別後，你還記得？」

「還不是和以前一樣，」老何說：「你這次出來打算怎樣呢？」

「若有適合我工作的，還請你介紹，老何。」

「這裏若有工作，我不打算回台灣去了。」

「只有你自己出來，老江？」老何問

「新任校長把他辭去了。」

「老曾呢？」

「老曾已離開了。」

「爲了什麼？」

「新任校長把他辭去了。」

「校長是什麼的？」

「姓鄧。」

（未完）

「香港不是容易找事做的地方！」

「聽說姓鄧的校長任用他的妻子！」

「那麼老曾現在怎麼樣？」

「失了業，他也想說來香港！」

「為什麼把他辭去？」

「他的女婿家境很好嗎？」

「老曾現在生活不是很苦？」

「很好，幸好他的女婿還時有幫助」

「他的女婿家境很好嗎？」

「老曾現在生活不是很苦？」

「很好，他的女婿是留學學生，前

年回家結婚，父親是富商。」

「那很好。」老何邊說邊和老江賤着

身來。

「你是幾時到香港來的？」老何說着伸出手和老江的手緊握着。

「前天。」老江說：「前天我到香港來，老何，沒有見面已經有幾年了。自從和你「南北一興隆」飯店別後，你還記得？」

「還不是和以前一樣，」老何說：「你這次出來打算怎樣呢？」

「若有適合我工作的，還請你介紹，老何。」

「這裏若有工作，我不打算回台灣去了。」

「只有你自己出來，老江？」老何問

「新任校長把他辭去了。」

「老曾呢？」

「老曾已離開了。」

「爲了什麼？」

「新任校長把他辭去了。」

「校長是什麼的？」

「姓鄧。」

（未完）

「香港不是容易找事做的地方！」

「聽說姓鄧的校長任用他的妻子！」

「那麼老曾現在怎麼樣？」

「失了業，他也想說來香港！」

「為什麼把他辭去？」

「他的女婿家境很好嗎？」

「老曾現在生活不是很苦？」

「很好，幸好他的女婿還時有幫助」

「他的女婿家境很好嗎？」

「老曾現在生活不是很苦？」

「很好，他的女婿是留學學生，前

年回家結婚，父親是富商。」

「那很好。」老何邊說邊和老江賤着

身來。

「你是幾時到香港來的？」老何說着伸出手和老江的手緊握着。

「前天。」老江說：「前天我到香港來，老何，沒有見面已經有幾年了。自從和你「南北一興隆」飯店別後，你還記得？」

「還不是和以前一樣，」老何說：「你這次出來打算怎樣呢？」

「若有適合我工作的，還請你介紹，老何。」

「這裏若有工作，我不打算回台灣去了。」</p